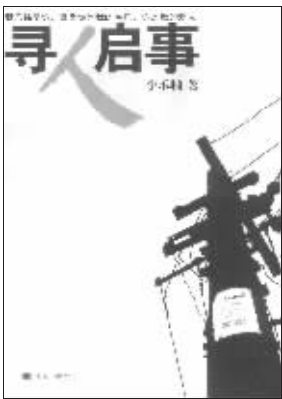


康红老是跟着我,我甩也甩不掉



李承鹏 著
万卷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掘得第一桶金后,李可乐和他的四个朋友开了一家寻人公司。一次,他们刊登的寻人启事被一个空姐看到了,而他们需要找的那个人恰巧就在空姐服务的那个航班上。空姐打来电话,就此认识了李可乐。接下来,李可乐就一直为了公事和女人忙碌。在经历一连串的都市历险后,李可乐修炼成一名英雄。

上期回顾

我到银行划了100万给玛丽莎,又卖房卖车加起来凑了100多万,公司账上还有30万被划走退赔,剩下的电脑桌椅抵押了一万。这样,我还欠庄家242万元债。我带着袜子入住杜丘家,开始去人才市场找工作。结果,屡受侮辱。

都市传奇

甄美美被一个开矿的包养

我正坐在天桥上呆看着下面,考虑要是这么纵身一跳,肯定就成名了。有人在后面拍我,甄美美。她呆呆地看着我:可乐你头发怎么这么长胡子也不刮。我避无可避,又不可能真跳下天桥,就说这段时间在体验生活,准备演戏。

美美说:我知道你的事情了,你吃饭没有。我说吃过了,真的吃过了。

她眼里闪着光:说可乐你不要这样好不好,当年你也帮过我的,我知道你自尊心强,但是我们是朋友,按道理我还该喊你可乐老师……当即她死死抱住我,我说快放开这女人好多,她说:你要是不跟我走,我就一直抱着你,我还要喊非礼。

我跟着美美先去了家美容院理了个发,在我理发的时候她跑出去给我买了好多衣服,然后命令我换上,我说不换她就要叫我找个厕所换上,她前后左右看看,说帅,就是帅,想吃什么。我说包子,她订了我一会儿,说别就包子。换着我去了韩包子。

吃包子的时候她一直看着我,见我狼吞虎咽噎住了,就吃吃一笑,帮我拍背:可乐老师当年我还装过你女朋友呢,你该怎么谢我?我说只有下辈子以身相许了,见她笑眼吟吟真想说什么,我马上堵上一句话,这辈子不行,我随时可能进监狱,你再帮我买两屉包子好不好,我家里还有一口等着吃饭呢。

美美问,谁,女的。
我说,公的,袜子。
美美开车送我回家时,说起她的近况,她和那男人分手了,现在正被一个开矿的包养,她问

我是不是觉得她特别脏。我想了想:不脏,你是靠自己的身体在挣钱,你没有骗谁,不像我,我就是一个骗子。

她把车停在我家门口时,突然抱住我哭了:可乐,我们两个都好可怜。

我摸着她秀丽的头发:美美,你不可怜,你是在攒钱,等你攒够了钱,就可以勇敢地去寻找自己真正喜欢的男人;我是在还钱,这辈子都要还钱,等还清了,人也老了,那时候连门牙都没有了,亲嘴,也只有亲牙床了。美美一边打我,一边吃吃笑了。

我下车的时候,看见康红正在前方不远的地方,冷冷地看我。

康红嫉妒甄美美

康红问我刚才那妖里妖气的女孩是谁,我说是朋友,她问什么样的朋友,我说她帮过我而我也帮过她的那种朋友,康红对我的回答不满意,让我说具体点,我问她这和案情有关吗,她语气肯定,有关。

那我先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,康红点头,我就讲了一个老故事:

去年夏天,有只兔子骗了联合国一笔巨款后,逃进了一片森林,联合国秘书长大怒之下就请美国FBI的探员去追捕兔子,FBI拉开架势,在森林里安插了好多探头、监听器,动用了间谍卫星,花了好多纳税人的钱,最后走漏了消息,兔子却跑了;秘书长又叫英国军情六处的占士邦去追捕,占士邦进去以后,让松鼠卧地和豹子打架甚至还和狐狸精调情,弄得森林里乱糟糟的,一个月下来,还是没有结果;秘书长又叫日本警务厅去抓兔子,日本警察派出气象专家、动物专家、植物专家及统计学专

家,用一万台电脑精确计算兔子存在的概率和方位,最后宣布兔子要么死了、要么就逃走了;秘书长无奈只有叫中国警察出动,中国警察也不急于进森林,先是在外面摆了一张桌子,打了一整天麻将,黄昏时候派输了的那个拎着一根警棍进去了,不一会儿,森林里燃起大火,动物们四处逃窜,那警察叼着烟卷出来,手里拎了一只鼻青脸肿的浣熊,那浣熊一个劲儿说:好,好,别打了,我是兔子,我就是那只兔子。

康红听着先是呵呵笑了,立马冷着脸说你拿网上笑话来讽刺我。我说,我现在就是那只浣熊。康红怒目而视,要不是我你早被黑社会打死了。

我说:要不是你,我都不会挨打。

康红又说:要不是我,你就煤气中毒了。

我说:要不是我给你讲自杀的故事,你也一起中毒了,第二天报纸头条,某妙龄女警司与某身份不明宅男,双双煤气中毒于私室,据知情人士透露,不排除殉情自杀可能,有关方面提醒未婚青年,切勿处理好感情和事业的关系……

康红作势扑上来,九阴白骨爪,我连声讨饶。她伸手拧住我的耳朵说:快点送我回局里。

康红把跟踪我的时间改在晚上或周末

不过,从此康红就不在大白天跟踪我了,这让我的黑车事业得以健康发展,客户增加不少。康红把跟踪我的时间改为晚上或者周末,跟踪地点大多也改成商店、冰激凌店、游乐园。

比如我想去买件衬衣,她就会跟在后面,我本来想买一件报喜鸟穿,她非要我买鳄鱼,有

时候还强迫我买杰尼亚,我嫌太贵,她就掏钱帮我买了。

再比如我去给手机充值,走着走着她就说走错了路了应该往那边,我说这边就能充值,她冷着脸让我听命令,我只好调头开,最后到了DQ冰激凌店,一人要一大份坐着吃。

还有游乐园,我要是不听,她就会威胁说马上回局里接受问讯,然后强迫我坐翻滚列车和过山车,我一直有轻度恐高,坐在上面生不如死,下来吐得乱七八糟,这时她就很开心,细数我在过山车上哇哇大叫了些什么,不行了,求你了,要死了,救命,放我下去……有一次我恼羞成怒,说你是不是看着我丢脸特别开心,她坚定地说:对,特别开心。

我试图摆脱她,悄悄去看电影,可我站在售票台买票时,身后总会有一个声音对售票员说对不起,不是一张,是两张。我们一起去看过很多大片,我发现她特别喜欢看悲剧,看《投名状》哭了,看《色戒》哭了,看冯小刚的《集结号》时更是哭得稀里哗啦,还掐我,弄得我手背上全是指甲印,我还不能抱怨,抱怨一句她就会批评我没有同情心。我说这和同情心并没有关系,她说就是有关系,就是有。

我更喜欢看喜剧,看加菲猫,她看到加菲和鼠打成一片,嘴里假装骂了只老鼠,主人一走就吐出来,就冷冷地说,你这是在讽刺我。

于是我又尝试过借口上厕所,她就会站在厕所门口等我,我要是总不出来,她就会托一些男士进来喊,哪位是李可乐,哪位是李可尔,外面有位小姐说你穿错了她的袜子了,让你赶紧换回来。

在厕所里被人大叫李可乐是不爽的事情,被怀疑穿错女人

的袜子更丢脸。我决心败给她,她说去哪儿就去哪儿。

有时候她就跑到我家里去,两腿放到茶几上,给我讲个段子,今天执行任务太累了。我只能翻出那些老段子——熊猫和大熊猫的区别:前者刚做了吸脂手术,后者刚在家遭受老公家庭暴力;信鸽和菜鸽的区别:前者每一次旅行的目的地不同,后者每次都一样;老虎和猫的区别:前者睡在森林里,后者睡在沙发上;壁虎之所以比鳄鱼跑得快,是在庆祝瘦身成功;狼和豺到底哪个更厉害,详情请参看各地公安和城管在执行任务时,相关伤亡报道……

她就怒了,说讽刺城管没意见,讽刺公安就是讽刺我本人。我说能不能有点娱乐精神,她说严肃点,谁跟你娱乐,又开始审问关于案情的细节,那些细节都是老掉牙的,所以问着问着她就会跑题,比如:

噢,从云南回来你俩就分过一次手吗,这个怎么以前没向我汇报。又比如,什么美美喊得那么亲热,她是不是你同犯老实交代,哦,我怎么知道你们俩是不是假戏真做,还搂搂抱抱,看着就恶心。还比如,哎,看到她在台上演唱时,你心里是不是特别难受,是被我打的时候难受,还是看到她的时候难受,不行,必须说,现在就得说。甚至比如,在青青、美美、我三个人中,你觉得哪一个综合素质最高,我说的是综合素质,不是只比五官更不是比狐狸精劲儿……

这样赤裸裸的折磨,让我终于说好了:康警官,求您把我带回警局好不好。她面无表情,坚决地说,不行。

不过她想了想,又说:总有一天我会找到证据,把你抓进去。

徐绅同志失恋让五千万从天而降



王刚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主人公冯石是一个地产商,表面上是一个拥有财富的贵族,但实际上却过着一种入不敷出的生活。冯石为了打造自己的“Modern”,不得不从银行大量贷款。于是,徐行长的儿子徐绅、酱油厂厂长毕石章、海归行长周冰雪、市长助理林肖肖等人一起上演了一场戏剧人生。

上期回顾

徐行长的儿子徐绅是个同性恋,而冯石听说周冰雪行长也是同性恋,所以他决定把徐绅介绍给周冰雪,顺便看看同性恋都是怎么调情的。并且冯石决定给徐绅投资拍一部电影,通过拍摄电影来拉拢周冰雪投资贷款。在介绍两人互相认识时,冯石发现周冰雪对徐绅似乎没有意思,但是到后来,周冰雪开始注意徐绅了。

地产风云

周冰雪要姜文来做导演

每当我看到杂志封面上有那种英俊漂亮的男人时,就会心里激动,感动,甚至冲动。我不喜欢女儿儿,从小我就不喜欢。不是说她们任性,而是她们没感觉,我对她们没感觉。你们可能想不到,我觉得只有男人才有性感的皮肤和妩媚的头发,我是从高中时,就知道这些了……

屋内烟雾茫茫,两个男人在听着一个小小的男同志动人的倾诉时,几乎都忘了自己本身那么强烈的目的性。只是关树有些受不了,他对徐绅突然说:小说版权我们已经买断了,影视公司也是专门为你成立的。现在就是你的了。周冰雪行长过几天又要去英国,你应该让他明天就把投资划过来。

徐绅眼睛充满紧张地说:可是,我怕我的功力不够,把握不了这个角色。而且,周大哥,周行长他总是关心导演是谁,他特别喜欢姜文的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,他希望你们能请姜文来导,如果能让王朔来当编剧就更好了。

关树说:这都没有问题,不就是钱嘛。没有问题。必要的时候,老板可以亲自跟姜文谈,你放心吧。

冯石说:如果不是因为忙,我都想亲自担编剧。

徐绅有些忧伤地看看冯石和关树,说:我觉得你们对待电影的态度太随便了。而且,周大哥也不希望你们知道我跟他的关系。他甚至想找别的,更专业的影视公司来拍。

关树笑了,说:周冰雪真是过河拆桥。小说的影视版权已经在我们手里了。银行又没有拍摄权,他总得以别的名义把资金划

出来呀。

冯石于2000年5月15日接到了周冰雪的电话,他说:冯石总裁,你就把你们卫星大厦的产权证拿过来,抵押给我,我马上放款。不过,咱们是君子,我言在先,你一定要组织最好的人,把戏拍好。我这人真的喜欢文化,我没有才能,但是喜欢有才能的人。我在英国时,最喜欢看的不是别的,就是电影。

冯石笑着说:我的房本可是假的。真的早弄丢了。

周冰雪很严肃地说:我不管你真假,你如果犯法,你去坐牢,我可不会陪着。说完,周行长傲慢地放下了电话。

冯石拿着记录继续看着,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,从书柜的底部翻出了一摞假的卫星大厦的房本,仔细地看,自言自语地说:又要抵押一次了。他就像是那种卖儿卖女的人一样,看红色的房产证,竟有几分依依不舍。

徐绅失恋了

冯石的电话响了。冯石看着,犹豫着,还是接了。

你为什么非要给我假支票,你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吗?厂里乱了,全乱套了。工人们要杀我呀。我骗了他们。你骗了我,我又骗了他们。冯总呀,你没有骗我吧?你是不是故意让财务章看不清呀。你没有拿我开玩笑吧?

冯石笑了,说:我冯石不会开假支票的,我的人格不允许我这样做。一定是银行弄错了,你们再去一次。

再去一次?我们都跑了十次了。

银行怎么说?支票是假的?我明天就起诉他们。中国是个法制国家。银行说财务章不清楚。

那你把支票拿回来,我让财务重新盖。这回一定盖清楚。

毕厂长说:现在我度日如年,你知道吗?

冯石说:别啰嗦,快把支票拿来,我也需要你快些。

关树的电话突然打进来,不是打在冯石的手机上,而是打在姜青的座机上。这让冯石心惊肉跳。他似乎有了某种预感,就是自己这一生都不顺。

冯石拿着话筒,说:周冰雪同志死了吗?

关树像致悼词那样说:周冰雪已经去了英国,他没有给下面交待咱们的事。房产证他们不收,下面办事的人甚至也不知道。

冯石的脑子在那一刻突然轰的响了一下,就好像解放战争的炮声在前线打响了,他的声音也变得低沉起来,说:哦,周冰雪没死,看起来是我要死了。

关树又说:我想找徐绅,可是他还没有开机,是不是他也跟周冰雪去英国了?

冯石说:你先找着徐绅吧。

关树:可是找他又有有什么用呢。周冰雪说不定几天就对徐绅腻了,这个老色鬼。

冯石:不找他找谁呢?还是听徐绅怎么说吧。

冯石和关树在两天后找着了徐绅。这个男孩子始终不说一句话,他默默地坐在深色的沙发上抽烟。他像所有那些失恋的人一样,眼光是散着的。但是,冯石有耐心,他等着徐绅说话。那些爱情故事跟他没有关系,可是,冯石很有好奇心。

徐绅突然说:我们吵架了。

关树说:他不是很爱你吗?周行长。

徐绅不再说话,眼泪慢慢地流了出来。

冯石看着他,心想:你把自

己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了一对他妈的同性恋的身上。你看你,真的遭报应了吧。

电话又响了,是毕石章打的。冯石不接。又打在了关树的手机上,关树问:接吗?冯石没有理他。他们就那样坐着,一直听着电话响,就像是广场上的背景音乐一样,透露出开发商的品质。

徐绅突然说:我不想活了,我想自杀。

关树说:别这样想,徐绅,你这样,你爸爸多伤心。把你养大,培养到现在不容易。

徐绅突然问冯石:你说,死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吗?

冯石说:不知道,我只是听说那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。

徐绅说:我要是死了,现在死了,就会永远活在二十岁。

冯石也想了想,笑了,说:我要是现在死了,就会永远活在三十九岁。

出现意外转机

冯石住院了,在酒吧和几个小青年起了冲突受的伤。他在医院躺到第十天的时候,终于决定要出院了。其实,他的伤没有那么重,他可以不在医院呆那么多天。可是,他没有地方可以去,他只能呆在医院里。

这时,病房的门猛地被推开了,声音很响,冯石和姜青都被突如其来巨响吓着了,她松开了冯石的手,浑身无力地坐在了病床上。

徐绅先徐行长站在门口,他的脸有些红,他的头发仍然蓬乱,他的眼睛还是那么焦虑,他的声音还是沙哑:你住在这个医院?关树这个混蛋还不老老实实告诉我。

冯石内心一下子就被恐惧感吞噬了,他感觉自己已经山穷

水尽了,他头上的伤虽然已经好了,可是,他意识到自己内心已经垮了。

他不想见徐行长,他害怕见任何银行行长,他疲倦极了,他想到对你说:你让我睡会儿吧,求求你,我困了。冯石看着徐行长,什么也没有说,他只是看着他走过来,走到了自己身边,面对着自己的脸。

徐行长拉着冯石的手,说:我儿子呢?徐绅呢?告诉我,他在哪儿?

冯石真的有些害怕了,他不知道徐行长下面该做出什么动作,就说:徐行长,你看,你看,我这不是在住院吗?

这时,一件让冯石永生难忘的事情发生了:徐行长走到冯石跟前,扑通一声跪下了,他说:求你了,冯石,让我的儿子回来。冯石看着他,充满迷惑,他听不明白对方的意思。

徐行长又说:让他去演那个男主角。让他的神经正常些,让他实现理想,让他成为一个男明星。

冯石觉得自己更糊涂了,但是他始终没有拉徐行长起身,就让这个银行行长,不是支行,而是分行的行长一直跪着。

徐行长又说:我给你五千万,给你五千万。

冯石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,当他第二次听到徐行长说“给你五千万”时,他把徐行长拉了起来,说:徐绅是最亲的人,我看着这孩子长大,我对他的感情比你还深。

狂风暴雨一样的喜悦一下子冲麻了他的头脑,他看看徐行长,又摸了摸自己的脸,他穿着病号服就跑了出去,把姜青和徐行长丢在了病房内。

冯石在过道里跑着,大声喊着:我要出院,我要出院了。